

一只黑猫眼中的人间四季

□叶子

生活之美，不过是有心人眼中随处皆是的细枝末节：一片落叶、一颗秋栗、一条小溪、一窗树影，都能为其带来无尽意趣。这种意趣，我愿意称其为“闲趣”，即一种可以真正感受到闲适的心境。

张乐陆的画，最让人动容的正是这种娓娓道来、稀松平常的闲意：坐在刚刚下完雨的屋檐下，看头顶飞过的鸟；黄昏时分，追着粉红色的落日放风筝；夏日午后，背着一壶新茶，很有仪式感地去楼下面包店试吃；半夜加完班，坐着末班车去湖边看明月。

这种心境，像极了逍遥人间的猫。它们无欲无求，心无所累，



与任何事物都保持着刚刚好的距离。张乐陆笔下的黑猫，你可以认为它是张乐陆本人，也可以将其看成千千万万个在都市奔波的普通上班族。它眼中的春夏秋冬，不过是人间实实在在的寻常生活，虽然乍看上去波澜不惊，但细细品味，却让人忍俊不禁。

半夜从门缝里偷看邻居家的外卖；把旅途途中带给朋友的零食连夜吃光；和损友吵架架“杀”西瓜解气……这只没有太多表情的猫，将人间日常的沉重、尴尬、愤怒、嫉妒、失落、无聊，演绎得淋漓尽致，所有黯淡和消极的光都骤然变得熠熠生辉起来。

俗话说，养心之法，尽在余闲。像猫一样的理想生活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或许就是有闲暇的生活。当心处于闲，你才能周全生活中的琐碎和喧嚣，在独处时，懂得卸下烦忧。

张乐陆的黑猫，吸引人之处，不仅是“独乐乐”的闲情逸致，更是在亲密关系中的简单自然：黑猫淋成了落汤鸡，白猫帮他擦干；白猫在院子里扫地，黑猫为她扇风纳凉；两人一起看晚霞，一起点外卖，一起在一顿大餐后喝小酒，一起去十元店抢购便宜货；两人可以如孩童般，在下大雨时穿着新雨靴出门踩水，在一日困劳后兴致勃勃地在路灯下玩手影，也可以在同一屋檐下，你看你的书，我睡我的觉……这种二人世界里的闲趣，在功能主义至上的现代社会，实为难得。爱人之间，如何

为彼此留出不远不近的“闲适”空间，也是《今日无他事》这本书想留给读者的思考。

张乐陆的“闲适”，还能从他充满哲理、诗意的句子和带有中国传统山水画神韵的笔触里一探究竟。“一日良时是独处”“心静日偏长”“糖炒栗子是秋天的入场券”……似乎还没说完的话和水墨晕染开来的透明色泽相得益彰，将猫与人恰到好处地融为一体。苏东坡曾言：“几时归去，作个闲人，对一张琴，一壶酒，一溪云。”虽然在这辈子，我们无法成为真正的猫，但却可以用闲适的“猫态度”去过生活。

《今日无他事》向读者传达出一种“闲适哲学”。它是一种持续保持活力的处世之道，也是一种激发灵性自由的生存方式。人生选择众多，只有明己所爱，事分轻重，才能在忙碌中留出空儿，吃一碗面，谈一场天。只有心无杂念，才会产生创意，才能以更宽阔的视野抵达世界。闲适之美，就像澄净的明月，照亮微不足道的日常。

处闲，方能自在。由此，你便能真正回归人生，回归家庭和社会的正常节奏，回归学习和工作的专注态度，回归你本就拥有的想象力，以及你本应该享受的悠然自得。

今日，无他事。

正因心中有闲，而自在欢愉。

愿你能与岁月静处，与闲适常在。



《今日无他事》
张乐陆 著
后浪 | 四川美术出版社

乡土中国的大传与挽歌

□弘福

《蚂蚱》书中的那些村乡区县是我熟悉的，那些人，那些生活，那些贫穷，那些艰辛，那些伦理，那些性情，那些德行，那些悲欢，那些美丑，那些生死，那些爱与恨，那些喜与怒，那些哀与乐，那些狡黠与颓废，那些麻木与迟钝，那些冷漠与绝望，甚至那些观察、思考与表达，都似乎早已深印在我的脑海，并曾无数次萦绕在我的心头。这部书唤醒了我内心深处记忆，触动了我那份挥之不去的莫名情感——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，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”

这部乡村题材的长篇小说，既是一幅波澜壮阔而情节细腻画卷，也是一曲浪漫生动的现实主义悲歌。更重要的是，对于传承千年却正在迅速消失的乡土中国，这是一部大传，也是一曲挽歌。

为乡土中国立传，并非无足轻重，而是不可或缺，理当如此，早该如此，而王兆军也许正是那个“天选之人”：他出生成长于此，虽半生辗转四海，仍然挡不住乡情如风，当其古稀之年，又沿着故乡阡陌进入乡野深处。他在长篇小说、纪实小说、报告文学等方面的深厚积累，他在无数个难以成眠的夜晚的苦苦思索，甚至在宣纸上的焦墨山水，都试图描绘中国乡村的文化脉络，探索底层社会的审美方式。

就像这部近四十万字的巨制却以小小的“蚂蚱”命名一样，作者也许并没有为乡土中国立传的雄心（其深刻隐喻另当别论），但作品的内在张力能见微知著地放大其区域限定，将蚂蚱庙村及其周围乡野的方寸之地，连缀至“黄淮地区”，甚至更广的地方。“黄淮地区的居民看上去就差不多，土墙、土屋，人也土渣渣的，自生自灭，平淡无奇。但是，如果你深入那些寻常的巷陌之中，就会发现，这里每个家庭甚至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故事。”书中所展开的空间与时间，所记录的那些人的性情、生活与命运，放在乡土中国更广阔的空间和更漫长的时间里，又何尝不是如此。

为何如此？千百年来，改朝换代就有许多次，时代大潮更是不断冲击，乡野中也常有才俊出现——那些各行各业的出类拔萃者，像是在草丛中生发出的蒿子，不仅自己生机盎然，卓尔出众，还承载着乡村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和医疗，给死气沉沉的乡村带来难得的亮色和繁荣。也许是生命的能量过于喷发，那些特别出众的人，无论品格善恶、性格强弱，敢为人先还是谨慎自守，似乎都难以白头，他们和乡村一起枯萎，百十年一个循环。看起来要改变一切，但总是被“一切”改变，甚至吞没。

作者给出的答案是：“正如所有土豪一样，因为文化上、精神上没有更高的追求，他们在富贵之后再不能前进一步，堕落和衰败成为这一阶层的宿命。”这里所称的“土豪”，不是只生活在当年的乡野吧？

千百年来，一个又一个“蚂蚱庙”，对抗着、消解着时代变迁甚至世界潮流的大风向，但它们最终还是被吹得东倒西歪，消弭或变形于时代文明的涌流之中。一切都在变，甚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烈度，但悲剧的底色就在那里。也许是因为构成悲剧的要素从未改变。

“蚂蚱庙从来没有这么安宁，这么繁荣过。”“谁也挡不住潮流……一切从头开始。”不知不觉间，遮天蔽日的蚂蚱庙就来了……铺天盖地的大雪也会来，是埋葬，也是希望。



《蚂蚱》
王兆军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长相忆，最忆是水步

□赵芳芳

广东省台山市的水步镇，离我从前居住的台城镇城东路73号，约莫不到一小时路程，可迄今为止，只去过两次。第一次，跟同学冰姐到她家，坐长途汽车，走小路，过田基，进村。冰姐老家已不住人，尘埃中，我辨认出一张椅子，不由得大呼“哇”。这把在电影上见过的椅子，高背，四方座板，两边还有扶手。

第二次，最近，当刘荒田老师递上他的新作《我的台山小镇》，一种熟悉的味道从书页沁出，思绪顷刻间回到那个小镇，睽违已久的水步镇。模糊记得，街角拐弯处，有个小小的高高的钟楼。

夕阳西下，我把《我的台山小镇》读到书末，没找到小钟楼，也许是我记忆错觉，却有许许多多熟悉的景物、场景、方言俚语迎面而来。镜画店，单车站，粪间，蛮石，碓坑，担饼……“我写下来，是为了把江河日下的私人记忆固定下来，供我观照和反思”，文字反射夕阳余晖，细细回味，心思又回到书里，而此刻，最先想到的是《祖屋的碓声》末尾，“我走到碓尾，轻轻蹬一下，砰的一声，从岁月深处缓缓飘来，带着游子最深沉的悔恨，那是，母亲的手指滴血的嗒嗒之声啊”，这种愧疚，深藏心底五十多年，终于在晚年，借助笔墨释放。我知道，母亲早就原谅儿子，儿子却依然把愧悔留存纸上，公之于世，对自己如此不留情面，也是作者一贯的写作姿态。多少人忆往昔，都不自觉文过饰非，

甚至大人物也难逃此等逻辑。然而刘荒田叙事记人不避讳，不粉饰，不雕琢，不隐藏，真实完整呈现原始状态，凭读者自行判断。自己的祖母，“是以攫取利益奋不顾身的行迹获得‘鸡婆’的译名的”；姐姐出嫁时哭了，“不知是她意识到从此离开爹娘，悲从中来，还是遵从大妗婆的训导——哭着出嫁才大吉大利”；“我觉得中国人性格也迷糊，棱角被磨，都成了鹅卵石，把怯懦和苟且都包在里面”。笔触冷静而深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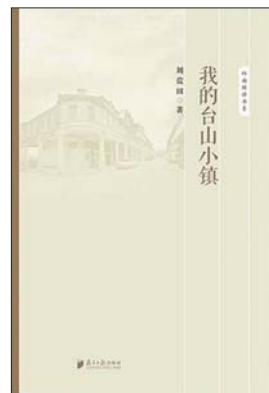
在大时代背景下，记录小人物故事，是文学创作长盛不衰的主题。刘荒田的姐姐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出嫁，围绕姐姐嫁人，刘荒田以小说家笔法，详细而曲折地记录前后发生的事，过程涉及金钱、亲情、友情、国情，唯独没有爱情。管子说：“仓廩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”不实不实的时代，奢谈什么爱情？甚至这样的婚姻，还连累自己和家人，丢工作，受批判。篇末，作者这样写：“在人生的末尾回顾，对一生只一次的婚姻（连同爱情，如果有的话）如何评估？不管她自己还是别的亲人、乡亲、朋友、邻居，结论倒是一致：平顺、和谐、圆满。”读完这一段，悬着的心总算有了着落。全篇叙述不动声色，却时有暗涌，步步惊心。同为婚姻中的女性，中学教师阿彩，女招待媚姑是另一种光景：阿彩为工作调动嫁人，却因造化弄人而寡居；媚姑终生都在寻找，找有钱男人养活自己，最后“一个香港回来的老家伙找上门，我嫁给他”。这些女性的生活，或者说那

个年代大多数的婚姻，都跟实质利益有关，却跟爱情无缘。不禁感叹，当生存、温饱行为人生要义时，其他，大可暂居“其他”，小人物命运在时代洪流中，如草芥尘埃。

此外，发小阿木、剪毛佬强哥、班主任陈老师以及在篇中偶尔闪现的媒婆、雷书记、民政等人物，有的虽寥寥几笔，却异常传神，不由得唤起我的记忆，形似或神似的记忆，皆因那些场景和人，都曾出现在同为台山的人生旅途中。作者用了整整一篇文字抒写的水埠头，也是我小时候经常玩耍的地方。水埠头，既是水步镇的，也是台山任何地方的。他的水埠头，“游子羞于表白但长存于心的乡愁”，在他家“永益隆”外面。我的水埠头，在外婆的锦昌村边，长大后回到这个小村子，来到水埠头，“蛮石”台阶在小草的疯狂侵袭下，全盘陷落，眼前景物不复从前，而外婆身影宛然如昨。

水步镇这样的岭南小镇，在台山、在广东、在莽莽大地上，如天上星星，默默散发寥落的光。最近，带着《我的台山小镇》，我与父亲一起回了一趟台山，回到我的小镇台城，重走几十年前居住的城东路。从台城二小往对面73号张望，却认不出哪扇窗户曾是属于我们的家，父亲一脸迷惘，似乎从没见过这里。

书写，是对时间、对遗忘的对抗。我在《我的台山小镇》举目张望，希冀与更多的“永益隆”“水埠头”相遇，完成一次身体与情感同行的故乡之旅。



《我的台山小镇》
刘荒田 著
南方日报出版社